

杨 / 者 / 圣 / 民 / 国 / 人 / 物 / 系 / 列

国民党教父

陈果夫



杨者圣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杨 / 者 / 圣 / 民 / 国 / 人 / 物 / 系 / 列

国民党教父

陈果夫

杨者圣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民党教父陈果夫/杨者圣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杨者圣民国人物系列)

ISBN 978-7-208-09021-7

I. 国… II. 杨… III. 陈果夫(1892~1951)—传记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7548号

丛书策划 陆宗寅

责任编辑 缪树红

封面设计 文婷

· 杨者圣民国人物系列 ·

国民党教父陈果夫

杨者圣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6.5 插页 2 字数 438,000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978-7-208-09021-7/K·1623

定价 40.00元

目录

- 第一章 早年岁月 / 001
 - 家族传奇 / 001
 - 绰号“姆妈”：少年教父 / 003
 - 辛亥小子 / 009
 - 遭“袁皇帝”飞骑追捕 / 013
 - 渔阳里历险记 / 017
 - 革命党人的穷途潦倒 / 021
 - “恒泰帮” / 024

- 第二章 冲天而起 / 029
 - 从小商人到中央部长 / 029
 - “清党，果夫有办法” / 035
 - 第一号清党杀手 / 040
 - 覆巢之下有完卵 / 044
 - 幕后100天 / 049
 - 打回中央组织部 / 054
 - 赶走“党皇帝”丁惟汾 / 059
 - 狼烟四起的三全大会代表选举 / 064
 - 兄弟双问鼎 / 069

- 第三章 青年党阙 / 075
 - 从师门杀起 / 075

- 倒垮“浙江王”张静江 / 079
- 给“反共先知”送上一顶“红帽子” / 082
- “还得问问介石的意见” / 085
- 改组派：绝望树上的苦果 / 090
- 教父：改组派的克星 / 095

第四章 开派之祖 / 100

- 教父的得意之笔：青白团 / 100
- 不是自己人，就是敌人 / 105
- “不懂英文，不知道什么叫CC” / 109
- “四大金刚”（一） / 113
- “四大金刚”（二） / 117
- 主帅与副帅 / 121
- 两个“犹大” / 124
- 十大弟子：两大首席“高足” / 128
- 十大弟子：中途加盟的谷家军 / 131
- 十大弟子：务实派与民主派 / 133
- 十大弟子：司法界的“狮子”与“狐狸” / 138
- 十大弟子：团体两大杀手 / 140
- “两大理论家”与上海“三剑客” / 143

第五章 铁三角 / 147

- 国师杨永泰教父的克星 / 147
- “融政于党”的渗透活动 / 152
- 万炮齐发政学系 / 157
- 对政学系头目一掴掌 / 160
- 对政学系头目再掴掌 / 165
- “清君侧” / 169
- “非把他干掉不可” / 174
- 六大“盖世太保”教父的劲敌 / 179

“非圣智不能用间” / 186

军方对党方“马其诺防线”的偷袭 / 192

硝烟弥漫的刀剑文化 / 197

看不见的血腥战线 / 202

第六章 江苏“总督” / 208

谋夺江苏省政 / 208

老狼战术 / 21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 218

铲除“异类”辜仁发 / 221

江苏“党皇帝” / 226

江苏“督军” / 229

中国合作运动之父 / 233

省政革新“八大斧” / 238

代理“河督” / 245

第七章 从五全大会到临全大会 / 250

CC军团的“辉煌” / 250

扣留陈立夫 / 254

进军“五院” / 259

奋击八方 / 264

从“鹰派”到“鸽派” / 268

打通红色通道 / 272

在西安事变中 / 277

帮有帮规、派有派风 / 280

张厉生打出“山门” / 285

蒋介石的新战略：以团制党 / 291

教父的杀手锏：批亢捣虚 / 298

“张厉生第二”朱家骅 / 304

第三个儿子：新CC系 / 308

- 第八章 权力的顶峰：侍三处主任 / 315**
- 蒋介石的“权力之杖” / 315
 - 权杖的魔力 / 321
 - 撰写国民党“圣经”：《党员须知》 / 326
 - “标准党人” / 333
 - 反共策士的新谋略 / 338
 - 毛泽东“统战”反共主将 / 343
 - 死敌戴笠 / 349
 - 教父三战特工王 / 355
- 第九章 教父与“教皇” / 361**
- 向“教皇”发难 / 361
 - 革新运动的旗手 / 366
 - 力敌政学系五大高手 / 369
 - 投鼠不忌器 / 374
 - 黄宇人庐山一炮定乾坤 / 379
 - 再给蒋经国当头棒喝 / 386
 - 金融帝国的新霸主 / 390
- 第十章 为一个神话的延续而殉葬 / 397**
- 逃亡台湾 / 397
 - 承担大陆失败责任 / 401
 - CC系全军尽没 / 406
- 附：杨者圣和他的“民国人物系列” / 梁天明 411**

第一章 早年岁月

家族传奇

1892年10月27日(农历九月初七)下午4时,在浙江省湖州府学前街五昌里,迎来了陈姓家族东林支的第27代孙。男婴十分可爱,哭声不疾不徐,似乎富有节奏而又有力度。老爷、太太们,不!阖家人流露出来的都是那种按捺不住的祈求目光:他们祈祷这孩子能够成为一颗家族的希望之星,重新振兴这个早已衰败不堪的宦宦世家。这个强烈的愿望,已经在八代人身上落空了,他们倒霉得太久了!他们需要名望!需要权势!需要光宗耀祖!需要再度辉煌!他们不希望这孩子会像他们一样不争气,默默无闻而老死乡里。不过,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这孩子的哭声显得那样的从容不迫,好像对他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这是一种“官家”的兆头啊!

这男婴就是陈果夫。果然,他没有使家人失望。40年后,他成为国民党教父式的人物“名垂”国民党史册,声动海内外。

中国的陈姓家族堪称世界一绝,只需略述一二,就可以使西方那些自以为源远流长而自命不凡的贵族世家们自惭浅薄,头上那顶古老姓氏的头盔随之黯然失色。陈果夫的祖系可以上溯到距今5 000多年前的原始部落有虞氏。有虞氏的始祖叫虞幕,幕的第六代孙叫舜,舜后来成为上古时代中国两大部落炎黄族与东夷族联盟的大酋长,并且由于他对华夏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因而被尊称为三皇五帝中的一帝。由此,虞幕成为陈姓家族史载的第一位祖先,舜帝是陈姓公认的血缘亲祖,位于湖南零陵宁远县九嶷山上的舜帝陵也成为陈姓家族现存最早的祖

墓。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的确是值得包括陈果夫在内的所有陈姓子孙们引以为自豪的家族起源史。

陈果夫的得姓始祖为陈胡公满，周武王灭商，封舜的第56代孙胡公满于河南宛丘，因为这块土地上曾经是黄帝家族中的陈丰氏部落的定居之地，号为“陈洲之山”，于是胡公满便在陈丰氏的故土上建立起陈国，并且以国为姓，确立了自己的姓氏，陈胡公满成为陈氏得姓的开山祖。有关陈国的记录，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诗经》中的《陈风》十章中读到许多精彩而传神的篇章。

陈姓家族的发展史是一个极具悲壮色彩的过程。陈胡公满的第11代孙陈完因逃避宫廷内乱，亡命齐国，瞞祖改姓，是为田完。田完从最底层干起，历经五代苦干，终成相国，又苦熬四代，才由田和取齐王而代之，这种历经九代而称王的漫长过程，充分说明了陈姓的这一支子孙们在谋取国家权力时，具有的那种残酷而可怕的代代相传的忍耐精神及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后，田氏的这一支子孙又先后出过两代帝王，一位是陈胡公满的第34代孙王莽，于公元8年取西汉而代之，是为新朝；一位是陈胡公满的第45代孙陈霸先，于公元557年代梁而帝，是为陈朝。这两位帝王在位的时间都极为短暂，但是他们在获取权力方面的那种胆略、机敏、狡黠和耐心，进一步展现了这一支陈姓家族中蕴藏着的帝王之风。

由陈果夫亲手创立的国民党CC系，曾经是国民党历史上一个极为封闭而保守的政治派系，人们常常为CC系何以有那种家族性的内部凝聚力和顽固封闭性而困惑不解。其实，只要你稍稍了解一点陈果夫祖先们在中国历史上创造的那种独特的“家族公社”，你就不难理解陈果夫的这种政治性格只不过是他的祖先那儿作了一点小小的继承而已，还算不得有多大发扬。陈胡公满的第27代孙，亦即陈完的第16代孙田轸复归陈姓，以后，他们的后人在陈朝灭亡之后，几经辗转迁徙，由胡公满的第72代孙陈旺率领一部分族人迁至江西德安县永清村。在这里，他们历经230余年，创造了19代3700余人同炊同饮、聚族而居的世界奇迹，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最高的理想模式，并由唐昭宗下诏赐立义门，因德安县隶属古江州（九江市），故史称江州义门陈氏。这不知能不能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家族公社”制度？对于这样一个庞大家族，实际上就是一个缩小了的国家，加之他们在历史上先后建立过陈国、齐国、张楚国（陈胜）、新朝、陈朝的辉煌业绩，这不能不引起当时宋朝君臣的注意和忧虑。公元1062年，由龙图阁直学士包拯等大臣领衔上疏，论及江州义门陈氏过于集中，朝野太盛，建议分析之。一语惊醒宋仁宗，于是迅即下

旨，派出钦差大臣上门监护分析义门陈氏，以除后患。由是，义门陈氏的田产被分析为大小291庄，由各房支族共155支拈阄分迁各地。

江州义门的这一次大分析，不但“分析”出了陈果夫这一支的直系祖先，而且对后来陈姓家族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使陈姓家族开始了由江州走向全国而走向海外的历史，以至有了“天下陈氏出江州”这一典故。这一派陈氏子孙纪系悠久，支派繁多，曾在漫长的社会沿革中起过扛鼎的作用，以至于贤良辈出，枭雄迭起，各地陈姓族谱都载明他们是江州义门陈氏的后代子孙，陈果夫及其弟陈立夫的祖系也正是江州义门陈氏之后。

江州义门之后的陈果夫祖系是胡公满的第78代孙陈缜（字帮德），陈缜率这一支族人从江州迁至浙江省湖州府归安县东林山，此地距湖州府城东南45公里，故陈缜为陈氏东林支族始祖，传至陈缜的第17代孙陈应恪（字敬山），遂迁至湖州府学前街谷谄堂（后称“五昌里”）。寻根问祖，陈果夫为陈氏东林支的第27代孙，亦为陈胡公满的第105代孙。根据湖南省石门县九渡水陈氏世系表记载，该乡1983年出生的陈艳春，由她上溯135代至舜帝，世世代代均历历可数。通过陈姓家族的传奇，我们可以想象中华民族5000余年莽莽苍苍、绵绵不绝的悠远空间，竟然是这样的清清楚楚，真切可感，甚至可以用手去触摸感受5000年历史脉搏的每一次跳动。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世界奇迹，是一个伟大的“龙”的传奇故事。

绰号“姆妈”：少年教父

陈果夫在其一生中，最为不堪的就是他的学业。他五岁开始识字，八岁上学，这都不能算太晚。可是直到1911年20岁时停学，总共三次进小学学习，一次进中学预科班学习，最后在陆军中学学习只有四个月时间。因此，终其一生，陈果夫的学业只能算是小学毕业。陈果夫之所以跻身国民党峰层，成为名动海内外的煊赫人物，不在于他的学业与学识，而在于他的地域与家庭的因素。在国民党大陆统治时期，吴兴的确是个名人辈出之地，且不说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勇士陈其美，仅以出任过国民党中央常委以上的要人就有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潘公展等六人，遑论一般的中央执委、监委之类的了，这实在是国民党党史上的一个奇观，难怪在国民党内素有吴兴中委群之说。



与陈立夫(右二)、朱家骅(右一)合影，
1940年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山地之人，性多强悍，水乡之人，性多阴柔，而陈果夫生于山水之间，其性虽崇尚阴柔，却又柔中寓刚，刚柔相济，至柔至刚，又是一种性格类型。湖州为江南名城，地处浙北边缘，太湖南滨。远处：天目山巍峨挺拔，云雾缥缈；太湖水烟波浩荡，水天一色。近处：东西苕溪，二水合流；六、毗、岷、蜀，四山环拱。如此倚山傍湖，山围水贯的美景，恰如一幅淡雅幽静的山水画卷，有如是自然天成的绝好去处，难怪陈果夫的祖先要把此处选为定居之地。

陈姓家族是著名的耕读之家，早在江州义门时期，他们通过创办世界上最早的家族学校“东佳书院”来培养陈姓子孙，以不断提高陈姓家族的素质。他们在家法上规定，童蒙必须免费接受家族的教育，先入院学，再入书院；子弟七岁入学，15岁出学（院学毕业）。然后入书院继续深造，以便通过科举出仕。以陈果夫的近祖来说，虽不为官，却不缺文。陈果夫的高祖陈泰，有吴兴名儒之誉，著有《静安庐诗文集》，采入《湖州诗录》。陈果夫的本生高祖父陈丰，亦算得上是吴兴的社会名流了，事迹刊载《湖州府志·孝义传》。陈果夫的曾祖父陈绚，固然只是位乡绅，但在吴兴的声誉颇高。陈绚因排行第五，人称“唱坐五太爷”。五太爷热心办理公益事业，负责建筑湖州城内的骆驼桥时，因洁身自好，不贪不沾，把全部经费用于建桥，使该桥成为湖州有名的建筑，受到乡民的拥戴。湖州官吏为此先后题：“圣门狷者之流”和“矜式乡间”的匾额相赠。陈果夫的祖父陈延祐是清末秀才，虽为钱庄小店员，却也颇有点小儒商的气质。祖母吴氏，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理，成为陈果夫父辈三兄弟的启蒙教师。

陈果夫的祖宅名“五昌里”，这在当地有个说法，叫“五世其昌”。据说是陈氏东林支从14代到18代，均代代为官，世世不衰，为纪念这一盛事，故名“五昌里”。这在封建社会的确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不过，从19代开始，情况就有点不妙了，代代为官的奢望，自然不用再提，就是一代或两代为官的景况，也不复出现了。不

过，盛极而衰，衰极而盛的事总是有的。陈延祐本人虽不争气，顶着一块秀才的头巾，却只能在钱庄当一名小职员，岂不是运气坏透了。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陈延祐自己一事无成，生的儿子，却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的有名。长子陈其业，字勤士，本人似乎有点说不得，但其人就是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的老爸，一门两权臣，这真是千古盛事，了不得的。次子陈其美，字英士，更是鼎鼎大名，不但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立有赫赫战功，曾任上海都督与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部长的要职，而且正是他一手培养出了蒋介石这样的高足与盟弟。三子陈其采，字藹士，亦曾长期出任国民政府特任级高官主计长之职。

在陈果夫父辈三兄弟中，当以陈果夫的父亲陈其业为最无出息之人。本来，出身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与耕读世家，陈其业多少也应是一位诗书饱学之士，无奈东林支陈氏传到陈延祐一代时，阖家景况已经跌到沟底，呈现出家业不振、人不敷出的败落景象。当时，陈延祐无力同时供养三个儿子读书，曾经有过只让长子其业、幼子其采读书，而让其美继承自己的衣钵，习商贾之道的打算。故陈其业于17岁时补了个博士弟子，又于次年入禀。又一年，



陈门三杰，右起陈其采、陈其业、陈其美。陈其业即陈门之长，陈果夫的父亲

即1891年，陈延祐去世，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各项开支越发捉襟见肘，处处难以为继，甚至在过年时，陈其业的继母杨氏不得不从手上退下一个金手镯，变卖后用以购买年货。在这样的经济境遇下，陈其业作为长子，当然没有悠闲的心情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做学问了。于是，陈其业放下学业，接过父业，从事钱庄典当生意，开始挣钱以维持家用，并帮助继母杨氏主持家务。数十年后，因自己的长子陈果夫和次子陈立夫同在一朝执掌国民党党务与中枢权要达22年之久，成为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父以子贵，故陈其业作为教子有方的“社会名流”，先后出任国民会议代表、全国商联会常务理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大会代表等荣誉职务。1961年，陈其业病逝于台湾，终年91岁。

陈果夫虽然是陈其业的嫡亲长子，但是，对陈果夫的一生影响、帮助最大的却是他的二叔陈其美。陈其美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发



1940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摄于其父生日宴上

动江浙沪地区展开反对清王朝斗争的铁血勇士，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他不但在学业上对陈果夫帮助甚大，而且是陈果夫在政治上的引路人。特别是陈其美与蒋介石有生死之交，且有恩于蒋介石，这对陈果夫后来在政治上的发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叔陈其采是陈果夫的父辈中较为完整地接受了近代资产阶级文明教育的幸运者。

1896年，陈其美痛感国家危亡，力劝其弟学习西学，以求实用。陈其采接受二哥的建议，于该年春入上海中西书院，学习英文；秋季转入南京金陵国文馆，兼读普通科学。次年，日军占领山东胶州湾，俄国海军则侵占大连湾和旅顺口，陈其美看到“欲图自强必武备之不可缓”，再次劝弟赴日本学习陆军。陈其采也再次接受劝告，遂以官费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于1902年回国，先后任长沙新军统带、保定军官学校校监。民国建元后，陈其采转向金融业，任中国银行总文书、杭州分行副行长。蒋介石掌权后，陈其采出任首任国民政府主计长，连续任职达15年之久。以后，陈其采先后担任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常务董事等职。1949年，陈其采去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54年8月，陈其采病逝于台，终年74岁。陈其采在政治上对陈果夫没有产生过多大影响，但是，早年曾在经济上资助陈果夫上学，对陈果夫帮助亦大。

1899年，陈果夫进入叔祖陈锡百的私塾，接受最初的启蒙教育。1904年冬天，陈其美从石门镇典当铺回乡度假，看到陈果夫仍在私塾中接受陈腐落后的封建教育，对此深为忧虑。他与同时从湖南长沙返乡的陈其采商议陈果夫等子侄辈的入学深造问题，认为湖南自湘军崛起之后，重视教育，已成一代风气，决定由陈其采带陈果夫去湖南长沙读书，以接受新知识的教育。但陈果夫远行不会得到继祖母杨氏的允许，经过一番密谋，到正月初，陈果夫由二叔、三叔陪同到城隍庙里去求签，作为向祖母提出请求的遁词。陈其美先教陈果夫抽签之法，不料陈果夫运气

实在糟糕透顶，抽出的第一支签竟是下下签，好像是要遇到风浪、在长江里淹死一类的谶语。叔侄仨人一时都无言以对，倒是陈其美临危不惧，敢作敢为，当即令陈果夫把签书烧去，再抽一次。果然，抽得一支上上签，于是仨人得意地带回去。陈果夫的祖母、母亲看后，应允了到长沙求学一事。

不久，陈果夫随三叔陈其采来到湖南，入明德学堂小学乙班学习。在这里，因陈果夫一时听不懂湖南话，使学习打了一个折扣。加之又因跳了一级，故小学毕业考试时，17个学生中，他考了第11名。随后，陈果夫虽进入明德中学学习，但因三叔陈其采调任保定军官学校校监，陈果夫在湖南生活失去依靠，勉强继续读了几个月的书，便弃学回到故乡。事后，陈果夫并不认为自己学习不能持之以恒、刻苦努力，却埋怨明德学堂教育质量太差。可是，他在家乡投考中学，仍未能录取，仅获备取第一。不久，陈果夫到南京投考浙江旅宁公学中学部，亦未直接录取，只能转入浙江旅宁公学中学预科班学习。在此期间，学生们因学校的伙食太差闹起学潮，全校学生几乎全都卷入，唯独陈果夫认为学生们闹学潮的理由不够充分，纯属无理取闹，故而拒绝加入。一批激进的学生对此大惑不解，再三动员之后，陈果夫竟愚顽不化，激进的学生决意以老拳教训一通陈果夫，终经有些同寝室的学生从旁劝解，情势始稍见缓和。一个月后，学潮以失败而告终，学校事后追查处分闹事学生，发现陈果夫非但拒绝加入，而且还能闭门读书，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校方认为人心不古，学风日下，所缺者唯陈果夫这样的好学生耳。于是，校长于“法”外加恩，立将陈果夫的第二名提升为第一名，并将结果当众宣布，大大地褒扬了一通。岂知如此一来，陈果夫更加触犯了众怒，在学生中更显孤立，几有不能立足之势。于是，陈果夫决定转到陆军小学。从旅宁公学中学部预科班的学潮事件中，第一次显示了陈果夫那种不肯随波逐流、敢于特立独行的性格。

1907年初，陈其美已经赴日本学习警察法律，还念念不忘陈果夫的学习问题，精心为之擘划前途。他在这一年的1月15日给其弟陈其采的信中提到：“果夫之前途，为之多备英文语及汉文普通学，数年后遣之往欧洲留学，其性情沉静而好辩，使学法律，必宜乎可成其专门法律家，吾弟以为何如也？我家侄辈如敬夫、顺夫、立夫、衡夫等皆可留心教育之，20年后我家门内可以言学矣。”

1907年夏，陈果夫从浙江旅宁公学中学预科班毕业，暑假时正想投考别的学校，适此时清朝陆军部在浙江创办陆军小学。当时，浙江开资产阶级革命风气之先，许多年轻人为了推进反清革命，纷纷投考浙江武备学堂或陆军小学，为将来能

够掌握军队,开展武装革命预做准备,打下基础。陈果夫的表叔杨谱笙先生就在这时要送他的兄弟杨德及其内侄陆子冬去投考浙江陆军小学,陈其美也在这时来信,鼓励陈果夫前往考取浙江陆军小学,努力为革命做一种准备。于是,陈果夫改变志愿,决定报考陆军小学。清政府陆军小学堂的教育,完全是封建的忠君和物种竞争的混合思想,训言主要内容是:强存弱亡,尚武自强;忠节信义,崇尚武勇,严禁自由,反对平等观念;严格服从,绝对忠君。所取对象,均为18岁至20岁的知识青年,凡体弱,有嗜好残疾者不取。陈果夫很顺利地录取。这是陈果夫第三次进入小学学习,其时,他已经16岁了。

在陆军小学学习期间,陈果夫的见解常常得不到大多数同学的认同,故而显得脾气孤僻,难以与其他同学合群。诸如同学们合伙去游西湖,学生们稚气未泯,各人随随便便,爱干什么便干什么,这本是青年学生天性的流露,岂不是好?独少年老成的陈果夫看不入眼,看到学生们一时要这样那样,又不肯按照他的意见去做,一气之下,竟一人独自回校,弄得大家都很扫兴。于是,学生们一致认为陈果夫脾气太古板,不能与大家一起享受黄金时代的快乐,实在愚不可及。有的学生忍受不了陈果夫的这种古板与爱管闲事,就给陈果夫起了一个绰号,名之曰:“道德经”。陈果夫对同学们给他的这一评价,大体也接受了。他回忆说:“到了陆军小学,有些同学叫我‘道德经’,因为我有许多地方太古板了,起初不过随便的古板,要我屈服,着实不甘,后来我的行动自己也觉得不自由。但是自己不能解放,只得照我的章程做去,那些小的地方,固然没有出入,但我的意志在那时候训练了不少。至于为什么叫我‘道德经’,我至今还是莫名其妙。”

陈果夫在陆军小学树立的另一个形象,被称为“姆妈”。陈果夫有个表叔叫杨谱笙,杨有个弟弟叫杨德,与陈果夫一起在陆军小学上学,故由杨谱笙交给陈果夫代为照管。这大概是陈果夫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管理别人的权力,故他是很认真地看待这个权力的。结果,岂止是照管,而且简直是把杨德当作未来的“弟子”来严加管教,使杨德几乎不能有一点自己的自由。于是,同学中的“自由派”给陈果夫再次赠送绰号:“姆妈”。以后,大家觉得“姆妈”的含义似乎还不能全部囊括心中的感受,便将“姆妈”提升为“老太婆”。陈果夫对这两个绰号的准确性,似乎都是认可的,直到他的那位无法无天的二叔陈其美回到上海后,受其革命精神的影响,陈果夫才开始变得逐渐活跃起来。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浙江陆军小学的重视,许多革命党人纷纷进入陆军

小学担任重要工作，结果，浙江陆小很快成为革命党人的一股重要力量。当时，陆小的两个队长一个是光复会会员周亚卫，一个是同盟会会员葛敬恩，他们两个人都是革命党人中的骨干分子。至于陆小内的一些排长也都是同情革命的爱国青年，在这样一个革命气息很浓的学习氛围中，陈果夫接受了最初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宣传教育。在这里，他剪去发辫，散发革命宣传品，并常与杭州的革命党人接触。不久，陈其美命其正式填写誓书加入同盟会，担任宣传员的工作。从此，陈果夫在陈其美的指引下，正式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

辛亥小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本是共产党人的发明专利，但是，当时的革命会党们似乎也朦朦胧胧知道一点这个道理。正如当时其他军事学校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阵地一样，南京第四陆军学校也在革命党人的掌握之中。本来，在同学中已有不少人先在浙江、广东、江苏等省加入了同盟会，另有一部分同学转入陆军四中后也先后加入了同盟会组织，因此，在陆军四中内部的同盟会员很快发展到40余人。为此，辛亥革命爆发后，时任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部长职务的陈其美，于1911年10月中旬亲赴南京陆军第四中学，使原先分散在同学中的同盟会会员们联合起来，并策划成立同盟会中部会陆军四中分部组织。陈果夫按陈其美的分配，“联络同学多做组织和宣传工作”。

陆军四中的同盟会分部组织成立后，每晚都在学校的操场上开会，谋划在南京起义之事。不久，因走漏风声，事为晚清官吏所闻，防范甚严，陈果夫与同学们一起当即按陈其美的指示把储藏的子弹都抢先运走，把枪械锁藏起来。当时，与陆军四中互通声气的第九镇官兵也被清军首领陆续调至南京城外，情势相当危急。为了应付这一突发事件，四中分部的同盟会会员不得已，只得临时推举陈果夫和另外陈、任两位同学到上海去找陈其美进行接洽，并请求办法。适当时陈其美已赴杭州，未能见到，陈果夫等人见到了宋教仁、黄兴、陈子范等人，把南京陆军四中的情况汇报后，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很快商定陆军第四中学的同盟会员们赴武汉从军，支援武汉军民抵抗清军反扑的革命斗争。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于10月12日派遣大军南下讨伐，与民军在汉口、汉阳交战40多天，因汉口古称夏口，故这次在汉阳、汉口发生的战事，史称“阳夏

战争”。阳夏战事打响后，全国各省的革命党人为之响应，纷纷组织各种战斗组织开赴武汉，共同捍卫武昌起义成果。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同盟会分部的陈果夫等人从宋教仁与黄兴处接到青年学生赴武汉参战的指示后，当即回校组织同学中的同盟会员与其他青年学生数十人赴鄂助战，学生们个个豪情满怀，人人视死如归，由是，队伍名称命名为“江南敢死队”。

陈果夫等人率领“江南敢死队”的学生们由南京出发，途经上海，转赴武汉，在上海作短暂停留期间，陈果夫去看望陈其美，时陈其美卧病在床，仍然坚持指挥革命党人进行苏州一带的起义活动。陈果夫来到陈其美的病榻前，适遇蒋介石前来探病，正与陈其美商量杭州起义的时间及地点等问题。陈其美当即把蒋介石介绍给陈果夫认识，说蒋先生是主持杭州方面敢死队工作的，这是陈果夫在其一生中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其实，以蒋介石当时的名声、地位和革命业绩来说，都没有什么值得陈果夫肃然起敬的地方，也许陈果夫当时压根就没有对这位“介叔”特别留意，或者虽然有所留意却并没有放在眼里。但是，多年以后，陈果夫在回忆这次见面时，以极为赞叹的语气说：“蒋先生威毅稳重的风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称“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便与日俱进”。是不是这样，除了陈果夫本人，没有人知道。不过有一点也许没有错，自此以后，蒋介石与陈果夫之间便开始了交往，由于陈其美居间提携的关系，蒋介石与陈果夫之间的友谊与日俱进也许是真实的。陈果夫的胞弟后来在回忆到这段往事时说：“因为先叔陈英士的关系，我们两家数十年是患难相共的通家。记得小时候，有时候经国同志来到我家，晚上同床而眠，等于是手足骨肉之情。”陈果夫兄弟的这些话，虽然有自我溢美之嫌，但也不致与事实相去太远。

陈果夫随“江南敢死队”赶到武汉时，正值阳夏战争第一阶段汉口争夺战已经结束，清军攻占汉口，民军退守武昌和汉阳。于是，“江南敢死队”参加了民军反攻汉口和保卫汉阳的战斗。11月15日，民军总司令黄兴发出了反攻汉口的命令，并通知驻守武昌蛇山和凤凰山的炮队于民军反攻时，即向汉口射击，以声援民军的攻击行动。武昌城周11.4公里，东西2.5公里，南北2公里，蛇山横亘城中，长约2公里，以山势蜿蜒如蛇而得名。该山俯视武昌，逼视汉阳，虎视汉口，地势十分重要。武汉三镇如有兵事，蛇山在所必争。11月16日下午，民军开始反攻汉口。黄兴要求民军炮队在蛇山山顶上列阵，架设炮位，以高屋建瓴之势对汉口的清军进行射击。其时，陈果夫与“江南敢死队”的同学们一起，在蛇山炮阵地参与支前活